

窗

小區裏有兩排法桐充當行道樹，夏日間蔭蔭鬱鬱的綠蔭有六七層樓高，從五層的窗戶望出去，滿目綠色，頓增不少涼爽愜意。與早春的新綠，深秋的斑駁黃葉，冬日的枯枝，四季輪轉，成為窗戶天然的裝飾。

錢鍾書的名篇《窗》，對於門與窗的關係有着很多精妙的論述：「有了門，我們可以出去；有了窗，我們可以不必出去。」「窗比門代表更高的人類進化階段。」對於住在屋子裏的人來說，門是必需品，而窗則可以說是奢侈品。站在窗口，不必走出屋子，就可以安閒地與外界交流。陽光，風，花香，草青，人聲，都可以通過窗戶進來。

所以，與門相比，窗戶多了更多開闊的功用和超然的詩意。「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就是很經典的範例。「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鳥向檐上飛，雲從窗裏出。」還有「蟲聲新透綠窗紗」「何當共剪西窗燭」，何其美麗，有潑

墨，有素描，有剪影；或纏綿，或可愛，或雅緻。

對於一個孤獨生活着而又想跟外界有點接觸的人來說，一扇窗，就是一根最廉價而最實用的稻草。卡夫卡對此感同身受。他在隨筆《臨街的窗戶》中寫道：「這樣的人沒有一扇對着巷子的窗戶是不行的。即使他並不想尋找什麼，只不過疲倦地靠在窗台上，目光隨便在天空和地上的行人之間游移着，即使什麼也不想做，只是把頭微微後仰，他仍然會隨着底下馬車的喧鬧聲被拉進人世間。」羅曼·羅蘭更直截了當：「人類喘不過氣來——打開窗子吧！」

站在窗前，人可以自主地、適度地掌握着交流的節奏，自己控制畫面的繁簡、聲音的分貝。這是一個人與外部世界以及與自己內心的對話。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晚會文化

「今晚我們會一起在家看晚會。」昨天上午和內地的家人打電話，談到七一晚上的安排，家人如是說。

今年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各界對此尤為隆重，除了前晚在紅館舉辦的文藝晚會外，昨晚央視的七一晚會更匯集近百位當紅明星，包括成龍，內地演員靳東、黃軒，「當紅流量」王俊凱、王源、王一博等，看點十足。

小時候總以為過節日看晚會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幾乎算是中國人特有的節日紀念方式。晚會顧名思義，是指晚上舉行的集會，通常以文娛節目為主。丁玲在《夜會》中就曾提到：「這個弄裏自從春上吃過大鍋飯後，還沒有這樣熱鬧的集會過，這是一個新的晚會。」

中國人之所以喜歡看晚會，大概一方面是因為大家有着相近的歷史背景、生活習俗、文化取向、道德觀念，在審美和欣賞偏好上可以做到求同存異；另一方面，大一統文化的影

響下，中國人對於集體的歸屬感有一種需求，全國上下共看一台晚會、共同談論一台晚會，恰好能滿足這種需求。

談中國的晚會文化，不能不提一九八三年的央視春晚。改革開放後，為了適應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央視開始在每年的除夕當晚舉辦晚會，全家老少每年翹首盼望。

而之後中國晚會的發展，也濃縮了社會的變遷。從最初簡單的舞台，純粹的表演，到如今，從春節、元宵節這樣的傳統節日，到「七一」、國慶這樣的紀念日，再到「618」、「雙11」這樣的購物節，從央視到地方電視台再到網絡平台，大大小小的活動，總要配上一台集合各種最新最潮的科技元素、舞美效果以及當紅明星的晚會。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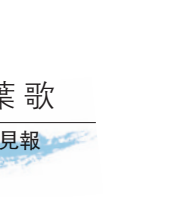
疫後職場文化

進入春夏，隨着疫苗接種在各地不斷推進及暖熱天氣的到來，美國娛樂、餐飲、旅遊業重新開張，似乎一派欣欣向榮。然而就業報告卻讓人大跌眼鏡。四月曾預估增加至少一百萬崗位，實際新就業者只有預期的四分之一，五月的報告同樣差強人意。是勞動力短缺還是「社畜」的反叛？

兩位「千禧代」記者Anne Helen Peterson和Charlie Warzel認為，在生活「復原」之際，該反思疫前的職場規則是「否適用於新形勢。以前公司強調員工一周五天上班，朝九晚五，甚至加班加點，老闆不走，誰都不敢動。疫情中的切身經歷證明，遠程也可高效工作，有的白領工作拚力四小時就能完成一周的任務。而且，過去員工想表現自己就得每天去老闆那裏「刷臉」的「潛規則」對女性員工並不友好。要是她們得照顧孩子，不能加班加點，就會被視為不敬業，加薪升職也就沒份。

兩人認為，疫後僱主可提供靈活的通勤制度，允許員工每周有幾天居家工作。休假也要切實推行，不要讓大家覺得假後工作成堆，寧可不休。老闆要以身作則，提供在工作、生活間找到平衡的樣板。但還有專業人士主張過去的通勤制度值得復興，職場傳統必須保持。

其實，哪怕疫情高發期能遠程工作的也不過佔就業人員的百分之四十，環衛、醫療等重點崗位還得從業者親臨現場。一年多的疫情給打工人造成巨大壓力，有的更是蠟燭兩頭燒，事業、家庭都負擔沉重。他們感到「精疲力竭」(burnout)，對工作待遇要求提高不足為奇。無論如何，夏日放慢腳步，在時光磨盤日復一日的旋轉中暫得喘息，對身心健康都有好處。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求「閒」若渴

前幾天買了本《雲彩收集者手冊》，書封面上印着「賞雲協會官方出版物」。書中介紹，這個協會在英國，創辦者也是會長，畢業於牛津大學，愛好看雲。全球加入協會的已有四萬人。

自然萬物有大美，任人欣賞，妙趣無窮。朱光潛先生寫過對於古松的三種態度，科學的、實用的、美感的。對於雲，我想也是適用的。科學家分析層層，旅人看雲辨天氣，是科學的和實用的。賞雲協會的四萬「雲彩收集者」，應該是持美感的態度吧。

說到欣賞自然風光，不免讓人想起蘇東坡《前赤壁賦》裏的話：「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

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不過，清風明月雖沒產權，但真要將其收入囊中，還是需要一些條件，首先就得佔一個「閒」字。清順治年間的詩人江琬談到蘇東坡時，有這麼一句詩，「江山風月無常主，但是閒人即主人」。這可真是說到點子上了。

按照科學家的研究，隨着社會生產力進步，閒暇應該變得更多。日常經驗告訴我們的卻是相反。如今很多人過着求「閒」若渴的生活。連退休的老人，每天也忙得團團轉。這多少與互聯網對生活的籠罩有關。

這些年，但凡雨後天空出現了彩虹，

十有八九，朋友圈裏會彩虹刷屏。看雲亦然。本來看就看了，現在總想着發朋友圈，而為了發圈，就得拍照，為了拍照，就要選角度、調姿勢，有時還得處理圖片，再琢磨一兩句話點評，搭配上發出去，然後，守着等點讚、看評論，又是回覆評論……天邊飄過一片雲，就這樣讓你忙活了大半天，如果碰到個毒舌惡評，甚至成了心裏一根刺。

而我手裏這本《雲彩收集者手冊》，也在提醒讀者：看到稀有的雲彩時，一定要記得拍照，以便與「雲友」交流。與東坡先生相比，賞雲協會在格調上還是輸了一籌啊。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古堡的傳說

到羅馬尼亞布拉索夫旅行，多是衝三十公里外的布朗鎮德拉古古堡去的，兩大帥哥湯古魯斯和畢彼特在那兒拍的電影《吸血殭屍》，吸引了遊客前往。

去過的歐洲國家都有古堡，它們大都建於中世紀。有的依山而築，利用山的走勢和天然洞穴，分隔出生活、宗教和軍事的專用開間。也有像德拉古古堡這樣獨立山巔的大宅，不論哪個角度看，都散發出倨傲氣派。

中世紀歐洲小國相爭，族群內鬥，小規模戰爭不斷。建一座古堡，只留一個出入口，那就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了。那時槍炮攻擊力有限，古堡對於抵禦外敵，保

家衛族，還是非常有效的。

《吸血殭屍》的故事改编自十九世紀末一個愛爾蘭作家的長篇小說。小說主人公德拉伯爵是一個獠牙長毛、動如蝙蝠的吸血鬼。小說繼承了西方文學神魔合一的傳統，充滿了荒誕血腥的情節，表現出對死亡和未知的恐懼。

德拉古歷史上真有其人，他是一名地區總督軍，管治嚴苛，對敵人或犯人處以穿刺刑：把人穿在尖頭木樁上，任屍首腐爛，任獸鳥啃啄。後來羅馬尼亞人把「德拉古」的名字與「惡魔」連結。這或就是愛爾蘭作家把「吸血鬼」取名「德拉古」的原因，並催生了吸血故事的靈感吧。

旗袍

早前大公報專題報道，香港特別行政區申報的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香港天后誕，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申報的土生土語話劇、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和澳門土地信俗等五個項目，全部列入國務院批准並公布的第五批國家級非遺代表項目名錄。這是值得慶賀的消息，對港澳地區的文藝工作者別具意義。

有關香港中式長衫，即是我們一向慣稱的旗袍，互聯網的詮釋是「清朝時期的滿族旗裝長袍和西式剪裁融合而成的衣服」。上世紀中葉，香港大街小巷都可見女性穿着旗袍的蹤影，直到現在，一些女子中學仍以旗袍作為女生校服，可見旗袍在香港服飾文化的地位。

說也湊巧，今年初疫情較為緩和的時候，我曾在新蒲崗一個黑盒劇場，觀賞了一齣實驗戲劇。節目並非傳統話劇，全晚包含了十個小品，全部根據劇團導師建議的主題「旗袍」作為創作源頭或表演形式。每個小品都由新進戲劇工作者自行創作和編排，成員之間各自組合而演出。創作的內容風格不一，大部分都能與主題掛鉤，令觀眾產生適度聯想。例如第六個小品《這是旗袍》，片段不足十分鐘，講述一對相戀男女發掘旗袍的形成歷史和文化意義，由此引申至二人對於本身居住地的未來發展的遐想和掙扎。旗袍的主題在此發揮了深層和具象的作用。

其他的小品水準不一，有些是借題發

揮，又或只將旗袍作為物件劇場(Object Theatre)的象徵物品，未必完全能夠展示主題與表演的關係。其中我較深印象的是一齣簡約皮影戲，表演者在小屏幕之上，配上電影《花樣年華》的相同音樂，運用皮影展示了昔日香港的一段男女交往故事。女性穿着旗袍婀娜多姿的身形，由影子戲而呈現尤其別出心裁。由此可見，旗袍確是一個獨特而深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內涵的符號，值得傳承和繼續發展。



文藝中年 輕羽

新滄文物的精品

位於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的西南省新滄，曾出土十分特殊和頗具規模的珍貴古文物，主要是商代初期、中期以至殷商晚期的青銅器，以及少量玉器。前者與四川成都附近的三星堆所發現酷肖外星人的氏族青銅頭像（商代同時期），湖北隨州擂鼓墩戰國早、中期（包括曾侯乙墓的古青銅編鐘樂器）出土的各種青銅器，對研究我國古代文化同樣重要；足以媲美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鄭州、黃陂、安陽殷墟、輝縣、寶雞、西安和洛陽等地的代表性文物。

新滄古文物中，較為人忽視的是出土的商代玉器。主要原因是數量較少，造型和紋飾方面比不上那

兒發現的古青銅器獨特與精美。後者出土的代表性作品中，像雷紋伏鳥雙尾虎、豎長耳張口露齒的雙面神人頭像、飾滿乳釘變體獸面紋（中間有一雙圓珠形凸目）的三足提梁卣、扁圓虎足鼎、獸面紋鬲鼎，以及浮雕式牛首紋罇等珍品，花紋複雜交錯，工藝卓絕，與別不同；尤其是銅鑄均勻，如綠松石色，華美奪目；而且大多保存完好。相對而言，同期出土的玉器崩缺裂縵者多。例如玉戈、玉琮、玉玦等，本來琢工甚佳，但出土後皆發覺裂開，要重新併合。它們的玉質不一，有新疆和田玉、河南密玉、青田玉、岫玉和陝西洛陽玉；可見當時已從不同地方採購得玉



材。其中，包括一些比較獨特的造型，像凸唇玉環（孔壁高於周邊，形成凸棱口狀）、側身羽神人玉飾（頭頂高冠作鳥形，頂後部用掏雕法製出三個相聯的鏈環，為同一塊玉料雕琢成）、神人獸面形玉飾（臉部五官的捲雲式摺鐵線屬商代典型刻法），以及微束腰形的凸弦紋圓玉璫（見附圖）。很多人也不

曉得玉璫是什麼。那是從商代至戰國時代流行的佩飾，可說是古人佩戴骨管的延續。考古學家在山頂洞文化中，發現四件骨管，表面磨光，兩端不齊整，應是穿戴日久而磨出的；證明古人最初見骨管有天然生成的孔道，又直又光滑，就截一小段，用繩子穿戴在身邊，作為一種佩飾，亦迷信能護身，避過猛獸的侵襲。後來，發展成在兩端打漏斗形孔的玉璫代替。由於長期深埋在巨型的疏鬆黃沙堆之下，受灰沁、地熱、壓力和水侵土蝕，故表面形成石灰斑塊。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狗狗書僮

古代有所謂書僮，在現代，狗狗絕對可以勝任書僮這一角色。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自二〇一八年起推出「童狗有話兒」計劃，讓伴讀犬融入課程，陪伴小學生讀書，並研究伴讀犬促進小學生認知及社交情緒能力的成效。最近，港大公布初步研究結果，認為計劃有助提升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同理心，並有效改善他們的過度活躍行為。

「童狗有話兒」計劃為期三

年，已有來自十一所學校超過一千二百名小二及小三學生參與，課程分六節，涵蓋不同的社交情緒主題，包括朋友相處之道、解決問題的方法、面對離別和失落等；並會於每節安排受訓的伴讀犬陪伴學生，學生亦會讀書給伴讀犬聽。課程又輔以七本以真實犬經歷編撰的原創繪本作為教材，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港大研究團隊透過聚焦小組及長期個案追蹤，研究伴讀犬促進小

學生認知及社交情緒能力的成效。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將伴讀犬融入課程，有助提升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同理心，並有效改善他們的過度活躍行為；而在家庭方面，受訪家長觀察到孩子變得更為他人着想，更願意照顧弟妹。

領導計劃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及臨床心理學家黃蔚澄表示，動物輔助人道教育是一個嶄新領域，業界對如何訂定教育模式的標準及實踐準則仍未有共識，但是次計劃成效令人鼓舞。

外國很多研究也顯示，一些原本不願意閱讀、自信心不足的小朋

友，在學習輔導犬陪伴下，情緒較穩定，願意朗讀故事，因為讀錯字或讀不正音時，小狗不會取笑，不會有任何壓力。在領犬員指導下，輔導犬會坐下、臥下，甚至裝作揭頁、翻書，引起小朋友注意，提高他們對閱讀的興趣。

想成為學習輔導犬需要經挑選及訓練，只有不曾出現攻擊性傾向或行為的小狗才會被考慮。



萌宠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